

2 孤独的守望

“爷爷,为什么台风天,船都进港了,还让灯塔亮着?”这是叶超群一直困惑的问题。叶中央愣了一下,随后缓缓地说:“哪怕海上只剩一条船,灯塔就不能灭,只要它亮着,就有了希望。”

说起当年父子同守灯塔的往事,叶静虎历历在目。1984年,上海航道局镇海航标区招收20名灯塔工。当时,报名的仅7人。叶中央想起了高中毕业在家开拖拉机的儿子叶静虎。他对儿子说:“去守塔吧。”

叶静虎想不通:自己收入不错,干嘛要去灯塔受苦?叶中央劝儿子:总要有有人守塔啊。别人不理解,你该理解,你不去谁去?

0.5平方公里的白节岛,像孤儿一样远离大陆。岛上没有淡水,吃的用的全靠雨天蓄下的雨水,这雨水储久了,喝多了容易生病。

遇上台风天,补给船无法过来,断粮断菜是常事。有时一个月没来补给,只能用酱油汤泡饭。最惨的一次,岛上5个男人7天全部的伙食,竟是一个约5公斤重的冬瓜。

然而,最难熬的还是无边无际的孤独。守塔人一上灯塔,就是三四个月,几乎与世隔绝。日复一日,只有海风,只见海水,日子就像灯塔的影子,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寂寞单调。

这是一场与孤独的较量!叶静虎熬不住了,整天黑着脸,干工作提不起劲儿。那时候,灯塔上的灯每小时要上一次弦,才能保持不灭。值班的叶静虎却差点错过了上弦时间。

叶中央把儿子叫到跟前,劈头盖脸一顿训斥:“灯灭了,船靠什么指引?人在灯亮,这是人命关天的事,你懂不懂?”

“人在灯亮”,是守塔人的天职,在叶中央心里,这是需要用生命去背负的责任。

台风夜,狂暴的海风带着恐怖的尖啸声横扫过来,远悬天际的小岛仿佛要被吹没在大海里。

给塔灯上弦的时间到了。叶中央冲进时速130公里的台风,迎着嘶吼的暴风雨,抓住值班室和灯塔之间拴着的“安全绳”,在风雨中艰难爬行,稍有疏忽,就可能被狂风吹落海里。100米长的路,他爬了足足半个小时。上完灯弦,他才发现腿上手上全被尖利的礁石割破,血流殷殷。

雷雨天,灯塔的发电机被闪电击中,灯光瞬间熄灭。小岛雷声轰鸣,地动山摇,电光像一条幽绿的电龙劈开乌云,打在地上。叶中央一步跨到草坪,在狂暴的电光和暴雨中,蹦跳着冲到变电房,发动备用发电机。5分钟,灯塔恢复了光明。

“人在灯亮”,是平凡日子的默默坚守,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。叶静虎从父亲身上深深理解了这句话的责任。无数个孤寂的夜晚,看见大轮船驶过白节海峡,叶中央总会把年轻人叫出来一起欣赏。那黑夜里平静行驶的、灯火如星的航船,是守塔人眼里最美的风景!

5年后,叶静虎离开父亲,到最偏远的花鸟岛守灯塔。在那里,这位坚强的汉子和父亲一样,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灯塔工,一名共产党员。

画外音:父亲的一句“总要有有人守塔啊”,如山般重,叶静虎用青春去承诺。他说:“守塔最要紧的,是要耐得住寂寞。”深沉的责任感战胜了孤独,化为心中坚韧不拔的信念。这种信念超越了日常琐碎的生活,让平凡的人生变得不平凡。

3 如歌的传承

“时代不同了,现在科技发达,还需要人去守灯塔吗?”年轻的叶超群问爷爷。叶中央脸色凝重,他的眼眸深得像海水:“灯塔不会变,变的是人。你有责任把灯光传下去。”

对叶超群来说,爷爷一辈子守灯塔,是个“传奇”:1988年,叶中央获得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,1989年,被评为“全国劳动模范”,还先后到北京参加了国庆40周年、45周年及60周年观礼,受到了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。

小时候,爷爷从来不给讲童话故事,爷爷的故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:他和同事们在小岛石缝间开荒种菜,解决岛上没蔬菜吃的问题;夏天爬上几十米高的塔顶,在骄阳下炙烤整整一天擦拭灯塔透镜;在台风中亲手接生下一个女孩,这个女孩取名叫“灯娇”……小超群听得入了神。

爷爷和灯塔的故事,就像一粒种子,悄悄埋在他的心底。2012年,叶超群从部队退役。爷爷对他说,灯塔工的平均年龄超过了50岁,“灯塔需要年轻人”。

叶中央盯上了孙子叶超群。叶超群有过犹豫、不解,但“灯塔世家”的使命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经过大量的资料查阅和慎重思考,有着大专学历的叶超群,选择当了一名宁波航标处的灯塔工。

当他登上七里屿灯塔的时候,他竟然感到似曾相识的亲切,似乎这是冥冥中注定的事。

新一代的灯塔工,生活不再像原来那样艰苦,电视机、电脑已普及,休假也比父辈多了。岛上接通了通信网络,安装了电动旋转机,灯塔工只要动动鼠标就能查询天气,也不用每小时手动给塔灯上弦了。

但岛上依旧狭小、荒僻,白天看海浪,晚上看星光,孤独如影随形。因为常年累月难见生人,灯塔工变得不愿说话,害怕见人。

2014年底,考虑到叶家几代人守塔,为照顾叶超群终身大事,领导把他从灯塔调回陆

上。叶中央却不答应了。他说,孩子属于海岛,谈恋爱这事不急。

出乎父亲叶静虎的意料,叶超群竟然认同爷爷的看法。他依旧回到了灯塔。

与他的祖父、父亲一样,叶超群话不多。但从上岛的第一天起,他就开通了“灯人V5”的微博,他想让更多的人分享灯塔遗世独立的美。

V5,代表第五代,也隐含“威武”的意思。

与他的祖辈、父辈不同的是,叶超群对灯塔有着自己的理解:是的,时代在进步,科技在发展,灯塔的引航功能可能会弱化,但随着岁月的推移,灯塔的内涵逐渐沉淀,已经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2013年4月,包括七里屿灯塔在内的11座“浙东沿海灯塔”入选第七批全国文保单位。

叶超群心底涌动着梦想:对于这些灯塔,他不仅要守望好,而且要开发好、利用好——他想发展灯塔主题的旅游。他要做灯塔遗产的传承人,要让这个孤独者的事业从此不再孤独。

守塔也许是叶超群的宿命,但注定是他的人生选择。传承无关职业,关乎希望。吟唱了百年的守塔人之歌,他要继续唱下去。

画外音:100多年过去了,海峡中来来回回的船只在变,守塔的人在变,始终不变的,是守塔人的情怀。如果说,祖辈、父辈百年守塔,留下的是一种如大海般深沉的情感,一种如礁石般坚硬的精神,那么,对于叶超群这个第五代守塔人而言,就是要超越家族职业的囿限,把这份情感和精神,升华为全社会的共同遗产,传下去,并融入这个时代。

记者 唐慧卿
通讯员 李学龙 贾贵娟

灯塔“新生”!

这盛世,如您所愿

40多年间,叶中央先后在嵊泗的白节灯塔和花鸟灯塔工作。

白节灯塔将探索启动“无人化”改造

白节灯塔,位于泗礁岛附近的白节山岛。这座灯塔始建清光绪九年,也就是1883年,是一座拥有140多年历史的“百年灯塔”。

晴天时,在泗礁岛很多方位都能直接远眺白节山岛。1998年,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《灯塔世家》时,叶中央就是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原型。

以前,白节山岛码头上“以岛为家,长期守岛”八个大字特别醒目,让人一下就能明白灯塔与守塔人的故事。

“如今,情况不一样了。”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从最初使用人工目视引航,到后来的光波导航、声波导航、电波导航,再到如今,船舶都装备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、北斗系统,灯塔的作用正在逐步弱化。

今年,叶中央工作过的白节山灯塔,将探索进行“无人化”改造。伴随着光伏、风能等海岛新能源技术的同步发展,未来的灯塔,将不再有人常驻守护。

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自2018年起,宁波航标处已尝试在灯塔应用智能航保关键技术构建智能监测系统,对周边海域船只、航标运行情况进行全要素实时监控,构成综合、立体、实时、动态、全天候监视监测网,“如今,船只使用的是具备云服务功能的综合性智能助航设施。”

花鸟灯塔要做文旅融合的“网红”

“远离喧嚣,登上岛上那盏高耸的灯塔,这里有代代岛民对生活的寄托,也有旅友心头的那份羁绊”。

这是2020年公布的“舟山十景”中,对花鸟灯塔与枸杞岛海上牧场合组的“海岛风情线”的介绍。

叶中央工作过的这座花鸟灯塔,就位于嵊泗列岛中最北端的花鸟灯塔,因岛上多生菊花、水仙花,而整个岛的形状又像一只鸟,所以称花鸟岛。

作为一座自带“网红”气质的美丽小岛,花鸟岛上有首批世界历史文物灯塔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每当旅游旺季,各地游客会纷纷来到岛上看灯塔。

如今的“花鸟灯塔陈列室”,陈列有航标文化史料和实物70余件,通过实物、照片、模型、雕塑等艺术形式,全方位展示航标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2020年,宁波航标处探索出花鸟灯塔“守塔新模式”,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灯塔的值守任务,由此开启了灯塔保护管理与资金落实的全新模式。

随着雷达应答器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、北斗系统等综合导航体系的建立,花鸟灯塔的视觉导航作用已经弱化,如今的它,正朝着人文地标的方向“转型”。

记者 范洪 张贻富 通讯员 金奇良 文/摄



白节灯塔将探索“无人化”。